

九

篇

集

送道人訪師叙

聞之吾師云大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認一爲  
真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然則瞿  
曇四十九年無一法孔氏二十篇中無一言信  
不欺也人皆知一法之不知即囿于一法之中  
丹鑪劍術杯底房中即羽飛肉駐皆役于物而  
未竟者要不離神仙而終不可指爲神仙不特  
神仙也堯舜治天下至升遐之日而法綦窮矣  
能于法窮之會復一轉出而後可以升天入地  
了無糾纏則些子之法其在不與乎道人戴雲

洲爲濠梁人少精其石言後遇曾先生而術益  
精曾年十九猶爲牙獮遇道者目之視其生辰  
謂曾曰子後大貴可勉就學曾始銳意讀書不  
二年舉于鄉北上路逢曩道者語以未來遭際  
且盡傳其術曾因是秉知人之鑑道人從之遊  
獲理尤精復從醫巫閭山傳異人軒岐術至養  
生言則徃徃集大成而得之彭大師居多道人  
以星家言授長公至履接金閭道嘗割股以療  
親彬彬以行誼自持不特如管郭已也不數年  
復以軒岐術授次公次公不言成蹊如藍曰之

濟美而道人獨以養生言遊行天下一日與余  
邂逅金闕語語又不平人也道人廣人意曰濶  
大其病世人則曰勢利余謂道人夫人處宇宙  
間本甚空濶一以爲我而實我中又求所謂勢  
利而實之吾外心境始不勝其迫小迫小則拘  
于器數故曰如來之數菩薩不知菩薩之數羅  
漢不知羅漢之數神仙不知神仙之數聖賢不  
知聖賢之數庸人不知而天地星辰之數庸人  
反知之則以天地星辰皆囿于器數耳堯舜之  
難名以堯舜之心不與也由此言之惟與故可

知不與則不能知矣神仙之法不在于三千六百門則神仙之不與也人能去勢利之心則濶大矣何患不成仙哉雖號舜禹以神仙應不辭也

九箴續集卷之二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兄楙觀賓之甫校

記

大漢三世中興一統廟記

自古聖賢之英靈有晦跡於一時歷千百年而  
流光益顯者后稷之立德子輿氏之立言關聖  
之立功皆經千年而始食其報莊生所謂風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其晦彌久其發  
逾明故成周之卜年也七百子輿氏之配享也

軼夫四科關聖氏之日尊也超于羣祀人心千古不灰則聖賢之英靈千古不磨一息之霧暝雲霾與混沌之重陰積晦皆必有天清日朗之時久暫亦何分哉后稷孟氏諸儒蓋詳言之矣獨關聖氏當漢末英雄逐鹿之會偕張桓侯輔先主周旋於流離險阻幾三十年當其威震華夏居然有混一車書之勢而爲陰謀所敗其于先王所謂生無以報陛下者也神旣修沉侯亦孤殞精誠不耗卒爲靈神魏鼎倏遷吳祚不永神與桓侯其爲之陰移默奪乎至獠亭愍北長

樂悲西鼎移歌去神宜隨歛嗟已矣而英靈逾  
壯千餘年而封王又千餘年而封帝蓋帝者混  
一天下之稱今神藉

天子之威薄海內外咸君臨禍福之而山河大地  
有不悉入版圖復歸漢氏在天之故府哉殫宇  
內之賢愚貴賤罔不來饗來王廟貌等於尼宣  
之祀至窮鄉下里莫不有大神之香火在焉猗  
歟盛哉蓋是非眩于身前則陰陽互生禍端而  
成敗利鈍得顛倒之是非定于身後則陰陽皆  
我正氣而陽九百六不得阻闕之乃知天下萬



世之翕然歸神者非歸神之智名勇功而歸神之忠義故當神之存忠義非天地有而爲神一人有及神之歿忠義非神有而爲天下之公心有則神亦忠義之強名苟知忠義之至卽爲神則光明峻朗之象皆神寄跡之區雖神之名可以不立泥神而忘忠義神將耻其媚而立禍之矣福其可倖覲乎非臆說也三代以上鬼神附民義而行是以務民義而後敬鬼神三代以下民義依鬼神而行是以敬鬼神而卽務民義分鬼神民義于當今非惟無神亦幾無義此

皇上所以尊神于靡加也嗟乎神靈顯赫至彌淪  
三界而先王未酬之志一朝克報於九京矣計  
今以往招桓侯集趙馬千隊萬騎星弁雲罕揚  
靈六幽幹維三極穹天弧以射天狼提刀握槊  
掃攬搶過旄頭禦招搖以報效今

天子之寵錫更千百世其寧有窮彼吳魏之餒鬼  
欲從昔日土宇求一屋社而不可得其子孫羅  
拜祠下崩角稽首不敢自泝其本源而况司馬  
呂陸已下何足置唇吻哉夫草廬一言三分鼎  
足是漢祖之天下武侯不能克復於生前而大

神獨以忠義混一於數千年之後非其精誠足以貫金石孚豚魚必不能伸恢復之志千古猶一日也史稱程昱等推大神與桓侯皆萬人敵以今推之天下萬世將莫之與京又奚止十年卜世而已哉乃知生前萬人之敵蓋別有英風以籠蓋人上孟氏所謂浩然塞乎兩間非徒以勇力逞也不然褚虎輩能匹之矣懋澄父兄皆尊事大神立廟漕河之濱幾四十年

今上加神徽稱澄於廟後更建一祀像昭烈於中而以關聖桓侯祇侍左右題曰大漢三世中興

一統廟用識大神於千古之後與桓侯克告成  
功奉昭烈饗天下之祀令大漢之業迄三世而  
復中興恢功偉績直與后稷比隆而神可以無  
憾矣嗟乎令大神生前平定中原克復故宇斬  
操及權獻俘大廟剖符而封勲垂竹帛與仲山  
甫等止矣豈能炎炎奕奕追崇謚號久而逾光  
與日月並明宇宙哉傳曰德厚流光神之謂矣  
抑臣子之嗇報君親無論大小莫不欲成君親  
之志然卒有魔焉以敗其成大神既儼然稱帝  
則權與造化參功今普天之下豈無疾首痛心

期報效君親而憂日暮途遠者乎吾願斬之造  
化者大神悉挽而俾之成功則三界之魔無俟  
伏之而神威益遠鎮矣默佐

聖天子純孝之治不旣多乎是爲記

醉香庵記

聞之佛伸諸戒惟酒寔先醉無容也無色聲香味觸法則香雖能醉醉不容香矣然古之人有行之者僧澄徧繡佛之醉焉而花巖所供諸佛菩薩率以名香成佛之富貴則醉亦可也香亦佛所喜也然而醉之於香猶未合也今黃宮詹之以醉香名菴也醉佛耶醉人耶香醉佛耶佛醉香耶亦佛以香醉人耶人以佛醉香耶抑佛與人俱醉於香耶俱香而醉耶如以爲香能醉佛則象教之佛有鼻而不能嗅香無柰佛也且

有舌而不能咋佛不能藉香以醉也香不能醉佛而能醉人乎當然香之時情體佛仁目瞻佛威五體投地一心皈依香芻狗矣佛魚兔矣香且筌蹄去之矣醉不能也及夫鑪中告燼香氣沉消嚮之然香者過之其鼻舌意想不敬壘中之一瀝又安能醉人哉官詹得無以醉欺香以香之醉欺佛以佛之醉香欺秦京而京復以官詹之香能醉佛欺世人乎而我以為官詹誠不欺也試拈一瓣于博金之中博金之灰吾不知其幾千萬粒也粒粒皆煖相相摩薰然如醉人

之骨節也鑪煙之起冉冉如烟雲將飛而欲流亦幾斷而復爆宛然醉中態也室中瓦礫墻壁觸香皆受如浸潤之譜今日不入明日必有入者所謂薰修入一分則具一分鼻舌是墻壁瓦礫皆醉矣自室之外金輪無際阿鼻無邊日月有道星辰有經香之所觸胎生者醜濕生者沉湎風生者噏張醢酏邠生者微醺而欲歌無有不醉旣醉矣又何加焉曰醒之旣醒矣又何加焉曰醉之佛與人皆醉歟醉則佛人俱香歟官詹與京豈有醒時歟醒時其不香歟愁不香而



醉之歟愁不醉而香之歟其分香以醉我幼清  
歟幼清其香而醒佛歟更分醉以香無始未來  
之形影歟回顧而問之京二十三年之中醉歟  
醒歟醉醒者半歟醉多於醒歟醒多於醉歟因  
香而醉者歟亦醉者之非香歟吾爲香而不期  
子之醉吾已醉而不知子爲之香京曰吁

呂翁授藥記

自丙辰冬爲俗情所牽過人間事多鬱鬱丁巳  
遂構疾夏日養疴居村五月忽不事針惟啜米  
漿日減如孫子竈腹素實至是若傾物囊病中  
作書與故人自嘲云腰乏沈郎之垂而不堪似  
之自分晨露不居口無遺語惟春流靳我桃痕  
令先君無繇藉暝十八夜竹間旅禽誘我司晨  
唱者再矣偶憶月隸日法習之忽寐去夢入人  
園林東南鄰古樹參雲轉西法堂與友人叩法  
師友人遙指法師來余好逆之見兩髻道衣手

持拂子予歡迎曰吾師乎純陽乎先生叩予曰  
子善書否予曰弟子所愧也先生反走余曰豈  
以寸短棄一生乎乃回顧笑曰來境差強第座  
不參入耳余告以病先生出一紙裹藥不計傾  
嚮余口曰君壽亦不止此予牽師袖曰弟子創  
閣北陲祈師垂相先生西嚮跌坐諦問再三始  
諾曰君種佛因我無不在因展身而覺噫果如  
師語使我與中書君有緣三公豈待白頭哉若  
餅可復餐杏繁露煖聊簑一枝以報先君駢麟  
駛羽吾故伎也

又

憶年四五時有胡僧至先君屈指澄笑曰乞是  
兒去先君笑不應胡僧索飲吸六罈酒問數伸  
前款先君卒不許僧怏怏踏歌而去先君携澄  
入語先慈先慈摩澄頂泣數行下經旬禁不令  
出老奴輩時時道之嗟乎若聽丐去此時應嚮  
樂池前隨安期曷倩覓棗與挑白餐安得棘人  
喉下

金粟如來記

昔文正范先生禦元昊西夷感其德臨行送金粟如來一尊當大錢文正旣舍宅爲學宮復捨如來於承天便土人祈子蓋憶西夷贈時語也余年四十八無子適旅吳門友人曰曷不祈于金粟應如響余忻然辦齋請嗣如來如來長不踰咫橫半之無衣摺痕昆盧覆其頂似石似旃檀又似土土似得之而堅如金信非中華物時丙辰九月十日也歸十三夜遂妊敬輿至丁巳六月十五而誕小字金兒識不忘所自其靈比

于武林法相句曲茅君南海白衣觀音尤速而  
像視燕京旃檀似拙先於巧今文正族數千人  
孰謂非如來力惟公不以自私而惠示一世暨  
于千秋故如來之報公與尼宣之報以簪纓也  
俱甲吳會孰謂天道無親耶蓋後天下而樂爲  
公登願初心若其子孫先天下而樂則又造化  
報功意也寺僧以僞易真奪直成訟訟後慮人  
之竊與奪先自僞而藏其真蓋日疑焦鹿弁識  
之以見俗人之度量不啻天壤且不可使聞于  
西夷西夷者似指吐蕃非元昊也

松石記

松石君者吾鄉老友也號松石予意其交木石  
用寄傲耳丁巳遊金陵與魏公子知宇交見魏  
廳事中一石甚怪叩之云是數萬年老松所化  
其幹節松理也而形則石色澹作月中容大可  
一人拱知宇云中山得之塞外夫松化茯苓再  
化琥珀止矣未聞石是化也然宇宙間都不可  
知即化石亦臆說耳焉知石不化而松哉中山  
成功後塞北一出似屬蛇足致厥蹟不底僅以  
是石當鬱林之載勝伏波蕙蒞乃知一松石也

二而一離而合中山受其實于後天吾友享其  
名又若先天而不違其奇於中山更甚松石君  
次子又爲余小友俟元上就試秣陵當作書魏  
公子出此石令元上一見以慰孝思是石爲峴  
山耶寒山耶元上異日功名在邊陲爲中山吐  
氣則松石又纖燕然矣其爲先天更侈也



金姬堰東失石硯記

萬曆壬辰娶吳門施氏新婦携一小硯來如鷄子狀紋理溫澤與墨作仇於筆更恬辛丑夏自燕中南歸省母餽於阜城出硯記事迨夜始知失去戲囑奚奴後若經此試物色之至秋北上復飯是肆則研已列市中求售矣奴喜持研道故出數十錢償之相驚嘆以爲大異由此相隨益密戊申又將北行因斲白石研配之以研丹砂鍊銅爲匣見者深賞其便乙卯夏六月十三于吳門聞嫂氏喪買舟由葑門東還度金姬堰

未至舟述二十餘里將脯以兩指壓雙硯傾墨  
汁黑硯忽躍沉水底僅餘墨翳如浮雲澹河漢  
而已時爭程如鷺遑恤其它第從我二十四年  
中間失而復得似珠還合浦乃中道背去愧無  
水晶使石沉細流同于遼海恨不得投白研于  
河使同延津之合亦大恨事因書之以識予見  
事之遲

九篇續集卷之三

華亭宋懋澄幼清甫著

猶子存標建侯甫校

傳

周孺人傳

周太孺人者中秘杜君玄度之母故光祿公城南之配也孺人父雙泉公以意氣稱里中而光祿公王父平梁公更以好施得里人心兩公故有應求之好而光祿公當弱寇時已有聲秬林其尊君浪穹欲爲擇佳偶請于平梁公公曰爾

不覩周公行乎我雁行也有女賢且年于爾子  
均舍是安托絲蘿耶遂委媒妁而通辭焉雙泉  
公喜顧謬碩人曰是符我宅相者遂締婚媾孺  
人少遵女訓雙泉公暨繆碩人最憐惜之然每  
憂形于色曰而爲女父若母二耳今杜氏之稱  
舅再而姑者三爾行不當于一則婦道隳矣然  
子婦豈兩心哉行矣勉之太孺人唯唯奉教以  
十九歸光祿公當是時顧安人司內政孺人姑  
也楊安人祖姑也徐安人太祖姑也孺人朝夕  
佐中饋而參定省于晨昏徐安人有知人鑒而

顧安人之持身也肅然兩安人之愛孺人不啻  
擗孺人之慈于是孺人以孝婦稱居無何浪穹  
公憎俗務析二子命光祿公居城市光祿公方  
揣摩不事家人產潛爲耳脆憂太孺人知之謂  
光祿曰君第下帷與古人俱奉養少虧有尸之  
者以是光祿公得肆志時稅就試受餼轍冠儔  
伍爲世名儒而太孺人操作無間雖夏之日冬  
之夜家人不敢告以暇業繇是益息又慮肥鮮  
之供筐筥所携或阻于風波因置小艇每夕與  
鷄聲俱渡春申浦渡頭人問夜如何輒相謂曰

杜氏中厨船已鳴柳而南猶寢甚耶或行蚤逢  
不若亦識舟中皆甘旨置不問也有時平梁公  
入城太孺人烹鮮削桂下至浣濯皆手親之或  
赴親知招篝燈至子夜不敢問更篝須舅入門  
就寢供茗乃命扁光祿公居嘗撫膺嘆曰我數  
監車不能以五鼎供二親而猶幸逐唼噲聲不  
致慈烏笑人者新婦力也微婦我無以爲家抑  
無能子矣會平梁公亦憐之謂浪穹公曰兒之  
不兢南風豈聽之濫耶蓋北轅乎太孺人聞之  
色喜爲治遊燕裝光祿公文戰於秋捷矣限額

祈沐于天探得光祿公卷遂被斤而還越明年  
就南國學携太孺人與俱枕簟生秋爲歌陟岵  
之章光祿公遂星言夙駕先是徐安人之喪太  
孺人佐兩姑襄大事哀毀瘠骨而平梁公暨楊  
安人俱七十矣浪穹公思以祿養謂銓得浙之  
瑞安令將偕顧安人就道命光祿公若代吾子  
命孺子若代吾婦兩尊人安于養謂浪穹公顧  
安人未嘗南行也及平梁公病篤醫禱含殮情  
踰于禮浪穹公伉儷歸廉得其狀悲號曰汝二  
人不以耳食吾言故吾不以情滅性不然吾何

以謝先人于九京已而楊安人亦以考終孺人之哀又不異顧孺人之哀姑楊也顧孺人將免楊孺人之喪而疽發于項胗在死法中卒不瘳孺人與光祿擗踊幾不欲生念浪穹公在不果浪穹公服除補江右幕旋被謗鬱鬱不得志而光祿公更兩上書南國報罷屢提青衫擲之欲逃曲孽以自廢孺人心知光祿意不在酒也而不敢懈鳧雁之供庾釜杼軸頻與懸罄俱空太孺人不以介意光祿忘其不給方興肯構之思孺人治女紅佐之繼以簪珥光祿竟不知所自



其拮据類如此浪穹公寬既白量移黔浪穹令  
即投劾歸時漳州君猶困諸生公謂長君試與  
一命以增舞衣之彩光祿公不得已詰

闕得署今官歸具衣冠甫拜浪穹公而煩惋初未  
竟伏枕不起太孺人痛殞數四顙天請從遊地  
下浪穹以大義責之孺人始蘓曰吾過矣吾過  
矣吾媿而子母而父自今日始矣因稍稍進溢  
米久之有起色亟趨玄度十地踰年而光祿公  
就馬鬣封晨昏上浪穹公腆饌如光祿未亡每  
歲當浪穹公攬葬之辰必基玄度肅衣冠隨潭

州君稱觴上壽延致浪穹公故人張筵謀十夜  
歡凡奉養十有三年而浪穹公考終太孺人亦  
以多憂逾邁矣而哭泣之禮不衰于喪顧孺人  
時玄度夙稟異姿讀書數行下榻管不作西京  
後語其制舉亦軼時髦太孺人畫荻含熊玄度  
益自策勵會痛光祿公過情目漸青遂遊北雍  
數竒復如光祿公三北媾疾幾不起太孺人數  
擊几呼天乎昔而父歿於是今吾子又將死于  
是乎玄度感太孺人言遂應

新詔入資供奉殿中因奉太孺人上長安長安多

乞兒太孺人分遣蒼頭散金帛拯其飢寒九衢  
之人賴以不瀕溝壑者甚衆中秘君旋有雲中  
之

命便道奉太孺人歸里旣竣事遂陳情乞身歸養  
甫當太孺人七十期同時輩下諸相知爭檃詩

文以歌

事稱觴之辰東南以爲美談中

秘君復築蘭陔堂奉太孺人居其中凡四方之  
奇卉無不轉集其所以事太孺人不減安仁之  
河陽然太孺人頻遭遭迤故善病至是哭其如  
孫尤戚父淹床褥一日忽起步箔間偃蹇不前

而什侍。奔告中秘君竭蹶趨什所已垂涎不能語矣中秘君請于神期減年以延母生卒不療迨瞑目時目幾稿帶悉斷矣親知皆以中秘之孺慕繇孺人庭訓使然抑純孝之報也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出笥中以歛則皆五十前所藏初雙泉公配繆碩人實生孺人兩弟皆側出或謂太孺人雙泉公笥存纍纍嫡女寧不得與庶子司分孺人戚然曰吾杜氏之藐孤不保焉敢奪吾第蒸嘗所須長弟天孤未離襁雙泉公提橐金累百托孺人俟孤長還之及其歸金也封

題如初繆碩人有羸疾太孺人痛道遠不克視  
每送候人則啼痕滿襟袖雙泉公每歲過海上  
太孺人先飢而饌先渴而漿晨昏寒燠必未將  
而戒雙泉公猶以爲女在閨也生平無被嬾刺  
肥之好中秘君時肅致之則衣藏之篋饌分之  
左右畧不以御顧好行德諸姑姊姒有貧者衣  
廩相繼於途有時歸寧里中老穉皆獲榛栗棗  
羞人人自以爲得當太孺人意待減獲必均其  
勞佚都無飢寒故上下咸盡死力浪穹公晚年  
倦勤有疑事未決輒命玄度叩之太孺人曰是

能以公心服家衆者故杜氏之法孺人如魯人則公父文伯之母焉孺人遺行及羣孫孫女若而人咸載碑銘狀誄中茲不贅特載其環行可採之彤管者著爲傳

論曰文伯之母賢矣然敬姜易爲太孺人難太孺人所事舅姑者五已而代夫子易孫而子婦而媳難矣顧猶曰坦境易也至光祿不祿而子婦父母萃于未亡人變尤大矣孺人昭則賦虔豈惟克遵能勞以學于舅姑乎今敬姜承之未必先杜氏如是飭也且季氏之婦愛而無私上

下有章可謂知禮矣而文伯不免好內以天孰  
若玄度之兢兢焉履冰持玉藻在其腕于世爲  
文人哲士以永其年以燕翼其子孫以母志其  
先人之德乎則雖謂賢于敬姜可也

尹孺人傳

余讀尹孺人墓銘其苦辛大都與澄母張孺人類輒不忍搦管稽之六年會將遠遊遂勉爲叙次以踐前諾作尹孺人傳

尹孺人者華亭高君旭厓之配而博士弟子見崖君之令母見崖君即郡人所目爲高聖人也孺人父柳庄公母曹孺人皆郡著姓孺人幼警敏言笑如禮柳庄公授列女彤管諸書孺人聽覽如故曹孺人以刺繡中饋授又無不精辨柳庄公遇疑事就曹孺人諮詢孺人從旁劈畫中



竅柳庄公夫婦益喜欲擇賢子弟作贅婿而柳庄公故與高南坡公交莫逆夙聞孺人賢將爲子旭崖公請婚第以柳庄公欲贅爲慮托媒氏陳悃柳庄公素聞旭崖穎異喜曰得贅如是即千里猶咫尺也亟許字焉未納幣而柳庄公之兄撓之欲爲其姻黨委禽孺人心知爲高氏婦示勁草之思言者咋舌而退終孺人之世加內外戚咸無失其親惟絕伯氏不通其嚴毅若此姑施孺人暴病孺人方于歸狼狽奔還而施已瞑目矣孺人無棺號天何奪吾姑之速使我不

得盡一日養哀號幾絕幸南坡公侍人抱持得  
蘇孺人念舅氏春秋高滄灑甘脆無所恃乃強  
起秉家政晨昏介侍人定省候寢食安否多寡  
爲喜戚退必掩泣祀施如生暇則躬刺綉督紡  
織同爨自勝衣以上母鮮衣坐食者又時擊鮮  
烹肥爲南坡公歡時旭崖公以痛母成瘵孺人  
時釀名醪內以供其舅而間以餽家嚴兩尊人  
牀頭終歲藉以不乏四序蒸嘗不愧蘋蘩之托  
南坡公素食貧賃屋以居期滿當迂施孺人尚  
未殯孺人佐旭崖公權厝于祖塋而貸貫移南

浦家益中落孺人謂旭崖曰民生在勤夫子亦有意乎于是外課僮僕肆力于耒耜室中不絕機杼聲拮据數歲家復中興南坡公得優游燕喜者又十有餘年俄而島夷入寇居民避鋒鏑咸鳥獸散旭崖公奉南坡公避寇葦澤或言寇退父子相携歸省猝與寇遇又且及南坡頸旭崖公身腋父延頸就夷刃夷驚顧心動得免于難事載孝子傳中里閭喧傳旭崖公父子被難孺人拊心大慟欲歛屍就死頃之父子相携而歸孺人驚喜交集額天稱謝惟動一方而南坡

公遂病悸旭崖公故患心疾至是復大作孺人竭蹙趨侍湯藥衣不解帶一夕疲極就寢夢施孺人以手加額呼孺人授曆書七其一五月而盡旣寤以語旭崖公相詫不能解越七年而南坡公疾陡作法在不治時屬清和孺人泣曰符于七而爽于五寔可正律耶其亟治後事甫畢而南坡公易箆矣孺人動旭崖公勉就襄事一依于禮四方觀者無不嘖嘖內助葬畢徙居郡城時名族多聯姻鼎貴綺麗相誇孺人布素自如惟高堂上壽及子女婚嫁始一御紈毅性喜

拮据始生女也或勸置乳母孺人曰乳資分皆  
其費柰何瘠舅饑以豐吾體乎竟自乳之旭崖  
公與兄析產讓腴取瘠或以爲言孺人曰丈夫  
貴自監奚藉世資且失膏腴孰與失手足撫子  
女慈而嚴閭內先婦德閭外先矩矱子若女慄  
慄罔敢不虔子第會文喜動顏色間携儂薄入  
門必敕令絕交乃已爲見崖公議婚必求詩禮  
名族曰庶幾仍高氏素風及婦至諄諄訓以內  
則操作逾勤曰吾欲先新婦也女二人俱歸郡  
中名家始終以儉素再訓內外孫統膝必以進

脩勵勉不事姑息憫南坡公侍女劉氏不嫁沒  
身敬之歷五十年如一日豈凡女子所能哉歲  
壬辰旭崖公寢疾彌留孺人扶侍寢食俱廢竟  
不起孺人幾不勝喪已復經理窻窳靡敢自愛  
於是里中稱旭崖公爲孝子而孺人爲賢婦孝  
子饗賢婦之報良不虛矣越二載旭崖公以孝  
行被

旌孺人愉與戚俱呼是崖君曰小子志之毋忘先  
德宜益自奮以報

君親又三載孺人七十誕辰內外姻党爭上觴稱

壽孺人杖淚謝曰夫子沒且八年獨享饗殮終  
不下咽卮酒焉得甘之會兩女適張暨蔣者先  
後不祿遂笑然疚懷漸違脾疾見崖君迎醫診  
治揮手却之曰我方以從汝父爲幸何以醫爲  
爾能毋墮家聲我自瞑矣越八日終正寢實萬  
曆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嘉靖辛卯  
正月廿二日得年七十子一卽見崖君王先生  
曰孺人爲女則女爲婦則婦爲母則母亦旣稟  
然樹閭則垂式穀矣乃其事三族肫切懇至賑  
其貧乏恤其孤嫠歲時問遺相屬于道且皆終

其身弗替非人情所尤難哉若旭庶公榮被

錫典雖其篤行致然而孺人內佐之力蓋十九也  
宜三族父老咸稱孺人爲女丈夫是不足以輝  
彤管而炳女史乎故樂志其實而系之錦信哉  
其言君子也宋懋澄曰余於旭崖君孝行旣爲  
文叙之矣然不習聞孺人何由知孝行所繇成  
哉夫延頸脫親于難天性勃發一時非其平日  
伉儷如琴瑟之和安能順父母而感天地動蠻  
夷乎詩曰以燕翼子今見崖君復有聖人之目  
矣姬氏之聖基于姜原由是觀之芝艸無根醴



泉無源吾不信也

葛道人傳

當吳民擊黃建節時愁澄造覲母南還聞葛道人倡義壯其事賦葛成謠四章後十七年于友人陳仲醇家遇道人讀當事功令仲醇謂余子喜稗官家言毋失此奇事余廁仲醇交未得觀異人因作葛道人傳

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

今上二十二年西方凱旋關首旣歿而征播之師未興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採金之說著之

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

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中決策於是

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  
推稅請

天子又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率人面肉覩  
舞文非其長也因招狙獍與俱于是潞河權張  
燁遼權高淮楚權淮泗權陳增維揚權魯

寶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難江南全  
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  
稱安堵歲辛丑太祲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

會計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參隨黃建節者  
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人乘覈稅之  
令噉稅使令民間一杼月稅三錄姑蘓達道凡  
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負不征更  
議羅綺非奉司禮篆符不得私貿剋日開征市  
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爲首六十  
人名曰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  
在至覓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檣遏  
敗而萬聲同呼飛礮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  
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即欲據關

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賢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約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隨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伸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撫臺曹

公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  
弦道人尚居崑山七日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  
奇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戎  
首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  
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聞衆稱團行  
而不知所盟何事及義士詣官自誣衆猶屯聚  
二令見秩年老諭秩代官慰衆秩忻然謂與人  
曰貴口諄諄我等同憂而不解散于是衆遽引  
去有司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承  
丁紳旨遂揭秩與牙人敖禎首倡亂謀秩坐辟

歿獄中禎亦遣戍蓋出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旣  
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歿吳民感其義無不流  
涕咸謂

聖怒莫測法無生理皆稱焉將軍擬其歿而爲神  
鏤畫圖贊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士民爲文生  
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  
祈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譏丁丁疑幼于頃之有  
盜夜踰垣刺殺幼于獄未成盜乘間溺河歿以  
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  
官訊鞠第謝曰曷不忍姑蘓之遂爲戰場而命

監成危上官坐困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  
令爰壽書蓋實錄也道人事得自既出獄猶未娶  
客有贈之愛妾道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  
還其父母家父母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  
娶里中田家女與俱事兩兄友愛兩兄多求焉  
力有不及中夜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  
爲天下之至剛乎余識道人于仲醇家道人嚴  
事仲醇嘗執爨灶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  
思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  
云道人俗稱將軍仲醇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



明似有道者非斬將搴旗之倫因呼葛道人本  
名成而爰書稱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  
爲賢蓋多方之誤寓曲全云宋懋澄曰當楚寺  
被逐陳增投環

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  
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歿不再補其計于今直  
贅癩耳而曠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席  
厥績丕矣雖然鬻拳兵諫顧法自戕此余四謫  
卷卷于一死也然道人卒以不死明

天子無冤獄雖古從容就義奚以加焉余獨悲王

秩爲衆拯歿爲國解紛脩矛止戈萃于一人而  
卒斃狴犴教積爲肉食代謀至不得與噬民之  
郭岩同歿牖下悲夫勿于以言取禍邦有道危  
言危行尼宜殆欺余耶余讀撫臺已下功令知  
人心不死猶在縉紳

天子萬年之頌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九篇續集卷之四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猶子存楠次美甫校

疏

擬蘓松士夫請貼役疏

前件奏爲縉紳疊困民役間闕仍不聊生懇乞  
聖恩仰遵

祖訓俯酌時宜以便急公以蘓民困事竊惟蘓松  
二郡每歲所輸於

輦轂者幾半天下二百年來江南民力竭矣而蘓

松尤甚譬之勞瘁之餘僅存神理第宜徐補以  
參苓若復鹵莽倉卒以迅利攻其腑臟則淹淹  
餘氣惟有立盡而已此不待扁鵲而知也自萬  
曆三十八年徐撫臺秉鉞應天知大戶有詭寄  
之弊遂奏

請縉紳與小民一體當差伏蒙

聖諭令詳慎經畫務絕弊端以成水利吳中士庶  
歌舞綸音歡聲動地第爾時迫於五年編役之  
期且銳清詭計無暇覈及花分於是豪民富戶  
賄通書役分立鬼名或假無田生儒衙門色役

趙化爲錢孫移于李一戶化十十戶化百據華  
亭現在額田共一百九十四萬九千七百八十  
八畝除公占優免助役田三十二萬九千五百  
二十三畝尚餘田一百五十七萬五百二十一  
畝不意三十八年編審各役數百名止將官民  
二戶田六十八萬六千四百畝編充其不當差  
田及餘八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一畝一應差  
役悉被漏脫比時縉紳無不嘆撫臺有美意而  
倉卒無良法欲俾芻蕘之益恐涉阻撓之嫌聞  
陳規諷之辭不勝耳瑱之拒遂俛首徃役有居

卽署而收米就倉吏簷雷之間與軍民量斗升者縣官苦其不便而力拒之奸詭乘其屑越而狎侮之不得不委之僕隸則必非一人此輩上無忠君愛國之心下無忠義廉耻之守呼朋引類十百成羣銀則加三而復加朱則贈四而復贈或忽起爭端而公然勒指或巧立名色而分外需求其費視奸猾之糧長兇悍之兇軍殆且倍蓰是欲以惠民而反以害民欲以均役而適以紊役雖當事者亦知捉襟露肘之周章然業已舉行局難再變因循至萬曆四十三年復當

編審之期縣官重違初議一意相沿既辜改弦  
易轍之望又無更翻休息之期將縉紳之已承  
役者沒齒憔悴于征途豪奸之已漏役者白首  
逃逋于役籍用是叩關瀝血叫呼於

君父之前臣等伏讀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  
有等趨事執役以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  
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  
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有司見任官員之家  
凡有田土者除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

又嘗伏讀嘉靖十八冊立

皇儲分付二王詔內一欵凡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泛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事例全戶優免今里甲之外有糧運差解即所謂雜泛差徭也此在吏典本身亦免何止士夫且盡本戶免之原無等則惟奉

旨革職爲民者始不許濫免至如會典所載優免一欵此指丁糧而言非指差解也而末又云但有分門各戶踈遠房族不得一槩混免則同產之親令甲亦未嘗禁之矣所以然者丁糧原從



正稅中議派故不得不爲限制差解從大戶中  
僉點自不得再及縉紳上下遵行已二百餘年  
矣今以丁糧之則例比雜泛之差徭使衣冠下  
同于襍種科甲見侮于閭閻其于

列聖養士之深心賢臣體國之厚意無乃稍乖異  
乎矧以曹局之寒暄淆

朝廷之品級則是由也不過人弓人得于異日而  
陡然分更分漏一朝受者頗嫌過情旁觀竊有  
遺議是爵祿不本之

朝廷官秩無藉乎啓事似成勢利之場殊乖大雅

之道非所以明法守也况據華亭一縣漏役田八十萬畝而官甲餘田百畝即編役一名役果均乎士夫既立官戶銀則自納既身充催辦矣而又代民收銀糧則自充既身充收倉矣而又代民收兌役果均乎至北運解布等差一有踈虞身家立燼在林下者勢必親行倘潛住京師將坐以犯禁若夫見任遲悞役務則有司將以三尺擬其後緩廢職司則中外將以一疏扼其前進退同于觸藩艱危類于履尾又非

聖世行彼周行之意也要而論之令縉紳代民往

後已屬不情役使縉紳而祇供奸豪之俸免恐  
非

皇上詳慎經畫務絕弊端之旨也雖然法窮則變  
夫寧蒞當事之苦心而坐視差役之煩重臣等  
竊有未議或謂差解之難難在諸費其在糧運  
布解等役則拉價有費催比有費押運交納有  
費其在收銀收倉等役則火耗有費需索有費  
傾銷解納有費不若照議限田于限外浮額照  
田貼役每畝貼銀二厘及將八十餘萬漏役之  
田亦照官戶事例每畝出銀二厘津貼各畝價

充徭役之人一歲約幾二萬每年于會計中帶  
徵寄庫臨期以役之重輕貼銀之多寡在官戶  
外無當役之名內有助役之費而差解者第以  
其身任役不致以其役破家庶幾士民兩利據  
華亭一縣如此則蘓松各縣可推仰惟

皇上軫念在

朝諸臣則王事鞅掌在野諸臣則惟葢祈恩鄉舉  
廕恩則膏晷靡暇特

賜勅下戶部及各衙門酌議或同常鎮緝紳槩免  
差徭一如

列聖二百年曠蕩之恩或

俯從未議除隨例優免之外計畝出銀貼後交便  
士民以存

祖宗分別君子野人之意倘疑臣等許而不與則  
據華亭而言已前每歲出貼銀一萬三千餘兩  
矣豈其忠于信府縣之令甲而欺罔于

君父之章既乎誠使貼後得行君子交歡于急公  
小民爭先于趨事既無不均而焉有不和業已  
養民而更優養士東南一隅不致淹淹立盡皆

吾

皇上下雨露霈然之恩

豐功偉澤又豈直參苓可比哉其餘糧運收解利弊容臣等借二三耆老從公調停列具撫按以便次第施行亦不敢瑣陳之以瀆

天聽乃臣更有深慮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夫等威名分自古聖王借之以臨蒞天下者也是以孔子非繁纓之假子貢惜虎豹之絜自民後施及縉紳而不逞之徒藐視魚服日操豫且之權以效蝼蟻之狎賤凌小加君子指爲六逆至使密勿樞要輕于皂隸輿臺東南民

變日異月新何郡無梗奚第董氏之禍見于秦  
章哉此皆奸宄因貴賤無分故乘間竊發投鼠  
不忌一至于此竊憂凌鄉紳者凌府縣臺司之  
漸也集霰履霜其幾已見則夫貽後之說亦未  
必非潛維名分默弭禍端之一得也臣等謹切  
桑梓故不避瑣喋以當炙背之獻更祈  
皇上少留意焉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上

關聖帝君疏

萬曆乙卯秋九月朔華亭賤士宋懋澄敢以香  
楮九頓告急於

關聖帝君之神曰自澄父之志衡南宮也遺言不  
瞑澄躬渺焉昧不之佩壯逐多岐又勿勤也年  
踰不感始畏簡書爭之以死僅徼捷于南都而  
薊北告潰逸歿吳閭罔敢毀志昊天弗吊家難  
日瀕今茲仲夏暑威是觸屣棄其家扶疾而息  
燕市鷄鳧不夢于腑如黔之頰酒弗余也丐澤



丹鉛病有加而無瘳澄歿之不懼鼓有死聲矧  
南書之昔替猶有辭于迷津津倖渡矣而自阻  
乎執管意消中夜無寐祈死則重貽先人之羞  
偷生則祇增不孝之罪呼天無辜幸疇昔之夜  
夢大神許以拯危覺而撫額自慶復生冀今而  
往屏澄病魔搦管之時意迎機而欲舞神挾理  
而俱飛鮮華似羣卉之逢春天矯若神龍之奮  
蟄覺分鷓鴣借以朱衣瞻我藍袍澆之柳汁澄  
自分菲薄成名之後將沒齒于韭溪亦不敢自  
逸名教以足

大神夫戴人面目而索然無生人之樂如懋澄者  
世寧幾人勇夫挽日怨婦飛霜况

大神佐

明君以孝治天下而不爲懋澄一拯溺哉惟  
大神鑒之

虎丘建準提閣疏

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五

準提有呪使人從聞思修矣又有三目十八臂  
之象令見識者肅威儀焉虎丘具諸佛相而獨  
缺準提今上人某憫世人無明擬建閣于石觀  
音之坤方祈諸方慧福蓋以其地峻僻酒肉氣  
不得雜堅固香同薰佛面也余嘗疑觀音手千  
矣而視人之溺不援豈嫌天下皆嫂而羞爲馮  
婦耶亦嘗千目矣其照臨四大海與電母爭光  
而不一詔師冕之昧若準提之三目多臂以助  
觀音則不惟對錦添花抑亦大海一滴以救世

人則贈人目三且以爲駭况贈手十八而有不  
起人之咤耶準提獨以一目衆臂默拯世人其  
救苦救難亦輪觀音九百餘籌矣乃欲求所願  
往往以持呪得之豈神力顧不在目與手之間  
而反係人心乎盡闍浮之心而人增三目人多  
一十八臂則人人有五目二十臂之用矣盡闍  
浮之兩目兩臂而皈依準提則準提之目也手  
也以較于觀音又不啻百千萬億也吾欲于準  
提之下肖鷄臧焉以三耳三足也吾欲于闍中  
像子與焉謂其視十目指十手也又欲于闍之

空中供混沌焉以無目無手爲準提之姆也蓋  
薩其謂我何爲作頌曰

稽首如來兩足尊何年惠我準提姆多目多臂  
欲何爲同與觀音救世苦世人煩惱不在礙雖  
欲救之終不能諸佛俱從口中出目手亦縱心  
上生準提之目苦不廣雖多不能增人視準提  
之手苦不力雖多不能拯人死吾有兩目贈準  
提準提一受廣知識我有兩手贈準提準提一  
受可無散并勸世人悉供之準提用之人不知  
更勸觀音亦昇之準提爲德不可支四海不能

滿一目須臾四海在其手眼中三界悉空花試  
問手中何所有東有觀音南準提顧瞻中央某  
在斯世人有願皆貪癡生填虎丘如漏卮準提  
補漏切莫遲須虞東海有枯時枯時準提悲不  
悲

積慶菴募建禪房疏

吳郡西北隅有積慶菴建自至正僧文信其地  
三面皆水惟南面受巽脉更南數十武爲桃花  
橋故又名桃花菴唐伯虎先生桃花菴歌即其  
地也先生嘗作桃花菴偈并書歌于上今落錢  
奴手索高價予思贖之以歸菴中顧多事未遑  
庵門四望極目皆有遠樹之勝而北寺浮圖峙  
于辰方宛如名畫庵多古木名花中供諸佛前  
堂塑關真君像叩籤者應如響萬曆中禪  
侶見桃夢真君出坐中庭云吾爲獲法神不宜

據中堂其以延大衆于是見桃遂建三椽于中  
庭迎真君居之復于供佛後建禪房五楹而衣  
鉢一空上人善山水屢年得之華耕者至是俱  
罄欲藉檀越終事請余一言弁之跣首余惟真  
君神矣而猶不忘捨所居以供禪德况吾輩猶  
夫人耶各施所有固分也而余重感于風雅焉  
昔伯虎先生當

孝宗聖明之主而篁墩先生又博物君子也一掛  
彈章至下獄禁錮牢騷一生先生之狂蓋托于  
筆札以洩其不平而當其時無一人爲之訟寃



先生亦不屑因人以自辨寧忿懣而死剛腸真有過于鐵石者其所居濱橋南距菴中不半里予每過其傍輒婆娑樹下不忍去而先生桃花菴歌方膾炙入口則此菴固先生魂氣往來之區也擬建一齋塑先生像贖桃花菴留懸之像側朝夕焚香供茗遇令節則率風雅士澆酒吊其不平亦千古快事且當時名士與先生交如祝京兆沈啓南文待詔先生輩皆風雅超絕一時而先生與沈氏之後悉寥寥無聞其尸祝尤宜寄之僧舍余欲于暇日輯吳郡自

國物以至今

上名士彙爲一編題曰雅士傳而類祀之于僧寮  
若積慶能祀唐先生則雖并諸先生祀之積慶  
可也昔顧彥先捨宅建永定講寺而陸鴻漸常  
蘇州流寓其中郡人因寄蘋蘩故事可法也當  
事者亦有意乎此亦真君捨宅意也噫鄉先生  
卒而可祀于鄉者幾何人哉鄉名士卒而可祀  
于菴者又幾何人哉若昏夜乞憐而驕人白晝  
者雖爵祿名高吾弗祀也故吾不曰高士名士  
而曰雅也

建呂公祠疏

儒者位育宇宙而曰道曰釋第儒守身之一端  
然觀音于釋呂公于道皆欲翼度衆生同充舜  
之病顧大士以清淨身生一切信而不能隨緣  
淪衆生之滓呂公于正法外凡彼家外丹暨劍  
術似孟子轉仁機於好色好貨好殺之中又大  
士弁手偃眉而謝不敏者厥功適矣吾度呂公  
上抗鸞輪下殄火宅有一形不登仙笈必叱駟  
而麾鶴畫紅泉以自窮禮失而求之野羸薪之  
火不傳而日月之明寄于燭火神仙寶司位育

聖人不我易也友人朱敬謫心熱于沃焦之海無寒不煖與之交者皆披鄒生之律各饜而去夫仙神幸以陽稱最著爲旌陽純陽陽以旌熱也敬謫熱心夙具故祈嚮祠公以惠貽後學公祠遍天下最著爲邯鄲而邯鄲之著也以夢人生夢耳以覺之驟也故名曰夢以夢未覺也以名曰醒夢及死一也名岐而寔不分生與醒一也夢醒而生不醒非吕公時惕以夢夢何時醒而死何時生哉此敬謫立祠意也時而吹笛岳陽時而躡屐大庾宛然在花月山水之間第廟

貌哉廟貌火院也有限光陰無涯火院公口示  
之而身寄之耶善乎斲輪之言曰古人之與其  
不可傳者往矣則公之精神豈係廟貌乎今天  
下求房中黃白之術甚于求生此皆好色好貨  
之陰氣能純陽轉一機焉不猶齊王之反手乎  
不憂呂公之靳我以度也

三茅觀疏

古天子以五嶽爲望諸侯望四境之崇山而庶人不敢越其禰自天道不明曩倫失叙于是患難不呼天疾痛不呼父母而貿貿祈息于鬼神莫可挽已聖人因勢利導緣其祈而設之祈以遂其祈蓋憫世之踏流沙涉弱水而冀一遇者故郡縣市井率有山川鬼神之祠以便民之祈而吾不知所祈何事至叩其父母惘然而鬼神非孝于親忠于君者勿福則其求彌遠其失彌滋吾民之謂矣東吳之望句曲若武當則楚望

也憶齟時父老乘春多趨句曲近踰穹窿好奇  
而有苦欲脫則裹糧走武當蓋千僅一也邇且  
狎風神昵鯨齒覲普陀若竈下溝雖臺司嚴功  
令阻之弗格此其意果何祈哉冀無遐之福以  
虞無盡之年而不虞年之有盡豈不悲哉憫其  
愚者于吳之虎丘玄妙皆疊石像武當繫之名  
曰小若句曲之茅君則貌于城中街之右爲三  
茅觀民有所祈朝而然香夕則歸里省不失晨  
夕不睽定分甘脆之餘與妻孥相慰勞酒肉方  
羶于口齒未蹈蔬而壺漿豚豆已纍纍相迎風

波無權盜賊不及入夢而胷中所祈已殫之于古誠因勢利導之善策也且人心一息起萬思而萬思皆足以繫鬼神况千里之程旬日之內其思豈能悉符明神則旬日之虔不若一日一日之虔不若一時固也祈福者何必舍城市三茅之近以遠趨句曲哉昔茅君爲小令黠石以濟凶荒行散以療疾病嗣其道者百有餘人而陶景弘爲景皆隸藉華陽功施九有神之所遊無誠不應而况吳下又茅君雲物掩映之區耶吾願趨句曲者近而祈于觀之三茅而因思三



茅之所福者多本于忠孝則疾病患難呼天可也呼父母可也即呼中街之三茅無勿應也雖虎丘猶遙而况武當普陀耶不然西方之途十萬億鈞天之級三十三可人力致耶若欲致之非孝忠勿與也則能忠孝者雖中街虎丘吾猶謂遙矣此古人不遠遊意也

募鑄旃檀佛并湊金疏

旃檀佛供燕京鷲峰寺懋澄自庚子冬瞻禮以  
來見金寫數十像矣卒未有一肖廬山黃龍寺

上人欲作丈六金身自燕請至鹿葉坪倩  
澄爲疏余惟昔日捷連尊者使三十二匠人竭  
巧思專募一相彙三十二相成一如來乃上人  
欲以一人募三十二相是三十二人集衆長而  
居其易上人勞一心而据其難也且靜機易定  
動機易流故刻畫定相神靜即工今旃檀妙相  
奚第佇立有步空濤虛之勢猶雲行焉有定相

乎况機在目當時以佛之相摹佛之神而佛即以佛之神寄佛之相茲欲據相摹相誰能肖之上人曰否三十二匠搃是一心三十二心搃是一佛因心見佛一易肖也有定之相得動機而常行若動之神集靜機而恒止二易肖也借我之性虔摹佛相則佛相有神借佛之相用摹我神則我性猶佛三易肖也余曰旃檀若遇丹霞不得度火世尊若遇趙州不得涅槃上人若遇如來終不得見上人曰姑置塵思居士試再一參如來父母二人而旃檀爲父母者三十有二

復因我一人成胎如來生年不滿百而旃檀踰  
三千年生一肖子如來不免疲津梁之請而旃  
檀戴天履地萬古藐焉處中如來說法四十九  
年而旃檀不聽旃檀不說一法而佛反皈依能  
下一轉語否余曰其問之竹林寺之元衲

圓覺菴募緣疏

西方極樂國土皆從蓮花上生而將來彌勒欲  
挽一切衆生會于龍華其世亦同極樂故結來  
緣輒曰龍華相會乃縱心調暢人又云爲樂當  
及時焉能待來茲則夫俟相會于龍華者其欲  
待來茲乎結今生之靜緣其爲樂及時者乎遠  
公先品行樂爲白蓮社非陶令清真不得預選  
雖慧業文人如謝康樂卒置之品外則蓮社更  
嚴于龍華矣今上人某欲結居士比丘僧尼課  
誦募香燈供儀及石光白粲爲愍道人渡江計

耳然今生不樂來世焉有樂時不樂靜緣喧境  
又焉能樂今日之境喧境也謀今生之樂結靜  
緣也居安思危必能有備無患則無遮大會其  
轉阿鼻爲極樂乎爲龍華乎其亦遠公結白蓮  
社意乎是爲疏